

水玲珑 著

外

天堂

青春爱情坊

年度温暖感人大戏魅力上演
明晓溪之后言情小天后水玲珑再续王子与公主的动人童话

春风文艺出版社



天堂之外

水玲珑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水玲珑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之外/水玲珑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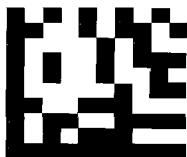
(青春爱情坊系列)

ISBN 978-7-5313-3273-2

I. 天… II. 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125 号

春风文艺



手机扫码或发春风文艺
至10658028访问网站

使用方法: (移动用户)

方法一: 直接上网。

编写短信“800024”或“春风文艺”发送至“10658028”,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

方法二: 安装“条码识别”软件。

发送短信“A”至“10658028”,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
免费下载并安装“条码识别”软件后, 打开软件, 扫描二维
码或输入“800024”或“春风文艺”访问网站。

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 无信息费, 咨询电话
10086。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刷

责任编辑 朱立红 azhu@vip.sina.com

责任校对 田 丰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60mm×230mm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2.5

插 页 2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313-3273-2

定 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6847258

序曲 徘徊在天堂之外

黄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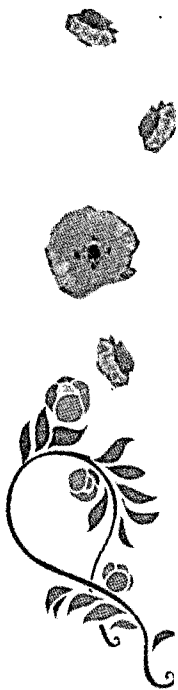
夕阳缓缓地从天边落下，余晖映红了整片寂静的天空。云彩静静地飘浮在空中，却像是被涂成赤红的血滴，似乎想要挣脱天空的束缚，一颗接一颗地滴落下来。青灰色的教堂安静地矗立在波光粼粼的湖边，尖尖的屋顶像是要刺入云端的一把利剑，那些赤红的血滴，似乎就要顺着尖尖的顶子，缓缓地流淌到人间。

半开着的教堂大门，洒落进一丝昏黄的光线，照耀着教堂里肃穆的黑色，也映衬着手绘玻璃窗上那五彩斑斓的色彩。似乎一切在这里都得到了最终的结合，黑色、白色、灰色……如同人世间各种各样的故事，只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天父脚下，汇成一个幽静而黯然的点。

一双交握在一起的修长而纤细的手掌安静地放在黑色的木质椅背后的小桌上。

白色的蕾丝轻纱覆盖在她的额头上，藏起了如水一般柔顺黑亮的长发，只露出曲线优美的侧面和即使紧紧闭上眼睛也依然微微向上弯起的长长又浓密的睫毛。

她静静地坐着，闭着眼睛，虔诚地祈祷。一朵纯洁、芬芳的百合安静地在她的指边绽放。





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了她一个，而她心里的话也只有天父才能听到。

但还是有人打扰了她。



虚掩的大门被人推动，有脚步声从她的身后传来。是守班的神父，他穿着宽大的黑色袍子，手里永远都抱着那本厚厚的《圣经》。黑色的衣服遮去了他高大的身躯，却遮不掉他俊秀、英挺的面容。刚刚三十岁的神父是这个教堂里令人惊喜却也安静的音符。

他看到坐在椅子上的她，并没有开口，而是隔着一走廊，默默地在她的旁边坐下。

她张开眼睛，水一样晶莹透彻的眸子里，倒映出天父受难的金色塑像。

“神父。”她黯然地开口，“是不是跟随天父的人，死后都会去天堂？”

神父没有回头，只是同样凝视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天父，有些哑哑地回答：“不一定。有很多人，即使离去了，依然牵挂着尘世间最爱的人。他们徘徊在天堂的门外，进不去天堂，也回不来人间。”

“帆也会在那里吗？”她抬起头，湿润的泪水挂在弯弯的睫毛上。

“会的。”神父微微地叹息。

“请让他离开吧，请让他去天堂！”

“除非能看到你幸福，他才会离开。”

心头突然重重地一痛，呼吸都似乎快要停止了。交握的手指失落地放在桌面上。

桌面上的百合花瓣微微地颤抖，血一般的红色从教堂门外幽然地投射进来。

她闭上眼睛，晶莹的泪珠，悄悄地滑落下来。

Chapter1 来自外太空的眼睛

今天又下雨了。天空灰蒙蒙的，整个世界似乎都被蒙上了一层缭绕的雾气。冷风卷着水珠从灰色的天空中洒落下来，敲打在透明的玻璃窗上，带来一袭深秋的寒意。

我小心地帮陈阿姨关上车门，微笑着朝她叮嘱道：“阿姨记得每天饭后服药，还要多多休息，不要做劳累的家务。”

车窗里的陈阿姨脸上浮起一抹灿烂的笑容，她打开车窗玻璃热情地朝我挥手：“放心吧，恩瑜，我一定会好好休息的。你也不要太累了哦，这几天要你照顾我，真是太麻烦了。改天我会让我儿子，专门来医院里看望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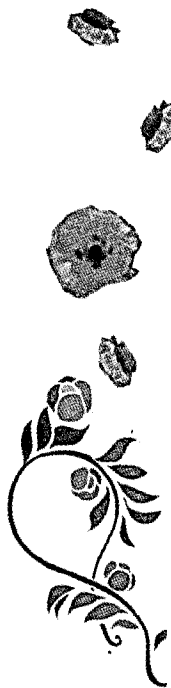
坐在驾驶座上的男生立刻转过身来，朝我绽开一抹灿烂的微笑。

我有些尴尬地躲开他的目光，微红着脸朝着陈阿姨点点头：“不用客气了，阿姨。快点回去吧；路上不要着凉了。”

“好好，我们回去了。”陈阿姨有些恋恋不舍地关上车窗，临走前还拼命朝我挥手，“你也快回去吧，不要淋了雨。”

看着那辆银灰色的车子缓缓地驶离了医院，我脸上的微笑也终于悄悄地收了回来。

热情的陈阿姨是自从我实习以来，第九个帮我介绍男朋友的病





人。不知道她们从哪里打听到我过去的故事，还有即将从庆东医大毕业的消息，个个都争着要把自己的儿子或孙子介绍给我做男朋友。

男朋友？一滴冰冷的水珠打在我的额头，让我禁不住轻轻地颤抖了一下。这个名词已经被我深深地锁在了心底深处，除了那个名字，谁都不可以代替。

天空依然阴霾，就像我的那颗已经被锁住的心。

不同的是，也许天空明天就会放晴，而我的心，却已经被紧紧地锁了三年。而且还有可能，更长久地深锁下去……

随便拨弄了一下额前的碎发，把淘气的它们都塞回到额际的白色护士帽里。又送走了一位病人，虽然想要喘一口气，但病房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等着我的照顾。身边人流穿梭，庆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金色招牌，使得这里十分忙碌。这就是选择这个职业的好处，忙碌的工作使得我没有任何时间再去想念那个已经远去的名字。

施恩瑜，加油吧！

我转身想要朝医院的大厅走去。

啪！有一只纤瘦的手掌重重地抓住了我身边的一根门厅的廊柱。

我被吓了一跳，禁不住朝那只手掌看过去。

那是一只很大的手，但却骨瘦如柴；肌肤虽然白皙，但指节上却伤痕累累。怎么会这样？是什么样的人，居然会有着这样的一只手？

我顺着那只手向上看去，但是很可惜，那张脸颊却被一头黑亮的碎发给完全遮住了。我只能看到一个穿着陈旧衬衫的修长身形，两条虽然想要努力支撑，但还是依然在颤抖的腿。

啊，生病了吗？

出于职业的本能，我立刻上前一步：“你还好吗？”

他似乎没有想到会有人走过来询问他，像是突然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

他猛然抬头，额际的碎发忽然滑开，一双明亮的，像是冰绿色宝石般澄澈透明的眼睛立刻就映入了我的眼帘。

我的心突然重重地跳了一下。

就像是突然被这双眼睛猛然揪住了心底最脆弱的地方。

我从未见过一双这样澄澈而透明的眸子，它像是真正来自外星球

的一块纯净而透明的水晶，没有夹杂任何杂质，晶莹剔透得令你看上一眼，就像是被它狠狠地揪住了心。更可怕的是它还长在一张比女孩子还俊美、玲珑的脸孔上，高挺的鼻梁，微抿的嘴唇，尖尖的下巴，苍白的脸色，白皙的肌肤……

他像是一朵绽放在秋日里的百合花，但却在凄雨冷风中令人心疼地颤抖。

我见过很多虚弱而久病的人，却从来没有在看到这样一张苍白的脸颊和纯净的眸子之后，会有种被突然紧紧抓住的感觉。

“还……还好吗？”我发觉自己的声音也在跟着他颤抖。

他用力地抓着门厅的廊柱，瞪视着眼前的我。

冰绿色的眸子里似乎在一瞬间闪出一道希望的火焰，他突然放开了握着门柱的手，突然朝我伸出他那只纤瘦而伤痕累累的手——

“姐姐……”

嗯？姐姐？他是在叫我吗？

我愣了一下，看样子他真的很小，大概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但是高高大大的身材，比我要高出二十几厘米。遇到这样高大的男生，经常是我要喊“哥哥”的成熟男人，但是第一次被这个纤瘦、苍白的孩子叫了一声“姐姐”。

我的心突然觉得被揪得更紧了。

“你怎么了？还好吗？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告诉姐姐，我带你进去检……”

我伸手想要去扶住这个纤瘦的男孩子，却在指尖还没有碰到他的时候，他就突然放开了那个支撑着他的柱子，朝我的方向，重重地跌了过来。

“姐姐……救我……”他干涩的唇瓣里只来得及吐出这几个字，高大的身体已经朝我重重地砸下。

我没想到他会突然倒下来，虽然已经看起来非常瘦弱，但是相较于一米六三的我来说，他足足有一米八五的个子，却完全没有办法支撑。

“你怎么了？你还好吗？来人啊！有人昏倒了！”

我努力想要撑住他的身体，但却根本都是徒劳的。我有些惊慌地





大喊了起来，尖锐的声音响彻整间医院大厅里。

他失去意识的双手轻轻地擦过我的手背，我只有一个吓人的感觉——冰冷。

急诊室的隔离诊断病房。

四周一片惨白，那个瘦弱的孩子也躺在雪白的诊断床上。他的脸颊没有丝毫的血色；除了他脸上那两道浓浓的眉毛和又长又密还微微弯起的睫毛，我几乎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一点颜色。

几乎要和雪白的床单都变成一种惨白的肌肤，竟然让我的心，有种莫名其妙的疼痛。怎么会这样？除了帆，我从来不曾为任何一个男人心动；也因为职业的关系，早已经看多了生死，绝不会再为这惨白的脸色而觉得难过了。

可是，当那声“姐姐……救我……”又再次响在耳边，当又想起他抬头的那一瞬间，那双像是来自外星球一样的冰绿色的漂亮眼睛，我的心……就像被人狠狠揪住一样的疼。

“怎么样？很严重吗？”

我第一次在亚霖还没有做完全部诊断后就心急地询问他。

站在病床前，穿着一身雪白的隔离衣，正在专心为床上的男孩诊断的罗亚霖，有些不解地摘下听诊器，微微地转过身来。

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急诊室的副主任医师，我们附属医院罗院长的独生子。是医院里所有女医生、女护士公认的“黄金单身汉”，去年才刚刚在东庆医大毕业，就早已经成了医院里所有单身女性心目中的NO.1。

得到这个称号，罗亚霖绝对是当之无愧。他不是外表冷酷的大帅哥，他是有着迷人笑容、儒雅外表的优雅贵公子。常常喜欢微笑着对病人解释复杂病情，那双淡然、温润的眸子，令人一见，就有种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即使再棘手的病人到了他的手里，也会变得心悦诚服。他迷人的气质、温暖的微笑简直就像是庆东附院的一大武器，几乎急诊室里一半的女病人，都只看他的微笑就可以不药而愈。

罗亚霖转过身来看着我，那双温润的眸子里，依然漾着他迷人的微笑：“恩瑜，你认识他吗？”

“呃？”我被他问得一愣，“不，我不认识。”

“是吗？”他有些若有所思地微笑，“似乎很关心的样子。”

“我只是觉得……他刚刚突然昏倒的样子很吓人，不知道他这样惨白的脸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我看着那几乎要和床单混成一色的脸，心脏依然被重重地揪疼了一下。

“不是什么太重的病。”亚霖微笑，“是营养不良和……贫血症。”

“营养不良？贫血？”我对这个答案有些吃惊。

有着这么高大身形的男孩子，怎么会营养不良和贫血呢？看他刚刚突然昏倒的样子，我还以为他是患了什么重大的疾病，才会使得脸色变得那么苍白。可是竟然只是营养不良和……贫血？

“贫血会这么虚弱吗？”我有些不太相信地看着亚霖。

亚霖对我微微地挑了一下眉尖，微笑依然那样温暖迷人：“营养不良和贫血症都不会导致人体如此虚弱。但是假如一个星期来卖两次血，那就另当别论了。”

亚霖突然拿起三个红色封面的小册子，朝我挥了挥。

“卖血?!”这两个字像利刃一样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

虽然知道有人还在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但是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卖血”这两个字和眼前这个纤瘦却俊美异常的孩子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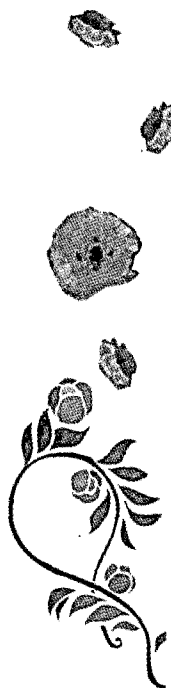
“这是他的血证，刚刚从他口袋里掉出来的。还有这些钱，想必是刚刚那些‘吸血鬼’付给他的。”亚霖皱起了眉尖，“那些家伙越来越狠了，这孩子才有多大？竟然要受这样的苦。看来我要跟院长报告一下，要把血站里的那些家伙们，给好好地整顿一下了。”

亚霖的话，让我的心禁不住被揪得更紧。

我知道我们医院里有一些被叫做“吸血鬼”的人，因为医院里对义务献过血的人，在医疗时会减免部分用血费用，他们就会钻这个空子，找来贫困的人，拿着别人的献血证来义务献血。然后再付很少的钱给他们，却用他们的血来换取病人的高额回扣。

这些贫困的人，常常被护士们叫做“血牛”。

而这个可怜的孩子……竟然也是“血牛”吗？看看他惨白的脸色，没有一点血色的嘴唇，面对着这样的男孩，血站里的那些人，还能把粗粗的针头扎进他纤瘦的胳膊上吗？





“恩瑜，你帮他吊葡萄糖吧，他需要营养。我去药房拿一些补血的药，等下给他一起输进去。这三本血证我拿走了，钱就放回他口袋里吧。”

亚霖撕下他写好的处方笺，有些无奈却也仔细地叮嘱我。

“好的，我知道了。”我点点头，接过亚霖手里那些碎碎的钱。

看起来真的很少，几张破破的整票，一沓零零碎碎的毛票和几枚硬币。

这就是用他的鲜血换来的东西吗？看着手里的钱，我却有种鲜红和滚烫的感觉，禁不住在心底微微地叹息，但还是很小心地把他的钱折好，慢慢地塞进他上衣的口袋里。

亚霖看了我一眼，推开房门走了出去。

我转过身麻利地准备好了——一瓶葡萄糖药水，想了想又帮他加了一小针高度营养水，兑好后挂在了他病床的架子上。我轻轻地挽起他衬衫的袖子，想要把止血带绷在他的胳膊上，找到一条可以让我下针的血管。

可是当我把他有些陈旧的衬衫挽起，露出他纤细的胳膊，那肘窝里大大小小的针孔，立刻让我的眼泪差点滚落出来。

这条不知道已经抽过多少次血的胳膊啊！

这个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苦的男孩子！

初次见到这样的人，也许还会怀疑他是不是吸毒患者，但对我们熟悉了输血针孔的护士来说，却足以想象那比点滴针管粗上三倍的针头刺进血管里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痛楚。

可是这个孩子竟然被抽了这么多次，居然还来这里抽。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什么了？自动造血机吗？难道他连命都不要了吗？

我连止血带都舍不得再给他绷了，怕碰到他的针孔，会让他痛得叫起来。

凭着经验在他的手背上消了毒，我捏起针尖朝他的手背上扎了下去。

“啊！”

他对痛楚如此敏感，针尖才刚刚刺进他的肌肤，他就已经从昏迷中惊醒过来。

我被他吓了一跳，手里的针差点颤抖。但是刺进他肌肤的针头完全连回血都没有，不知道他的血管，是不是已经被那些吸血鬼给“吸”干了。

“对不起，我弄痛你了吗？”我连忙抬起头来。

他真的醒了。

因为痛楚而微微半仰起的身子，还有着那张像是花儿一样的绝美面孔。柔顺而黑亮的碎发湿湿地粘在他的额头上，不知道是因为我的针尖的痛楚，还是因为身体的虚弱，冒出了一层薄薄的汗珠。但那些湿湿亮亮的汗珠，却更显露出他光滑的额际，细嫩的肌肤。

啊，怎么世上会有长成这样的男孩子？

那样秀气的脸颊，那样高挺的鼻子，那样薄薄的嘴唇，那样尖尖的下巴。他俊美得令身为女生的我都有些惭愧，而他那双惊讶地瞪大的冰绿色的眸子，更是为他俊美的脸庞描上最灿烂和惊异的一笔。

这双眸子，我保证绝对让人过目难忘。

不是魅惑的冰绿，不是妖艳的冰绿，是那种澄澈而透明的冰绿，没有添加任何杂质般的冰绿色。那样明亮得几乎要倒映出你的影子，那样灿烂得几乎要照亮窗外阴霾的天空。纯洁和透明我从未用在一个男生的身上，但是今天，再看到这双眼睛，却只有这两个字跳到我的眼前。

“姐姐……”他微微掀动唇瓣。

沙哑的声音从他的喉咙中轻轻地溢出。

姐姐？

又听到他这样叫我，竟然还是让胸口有种重重一击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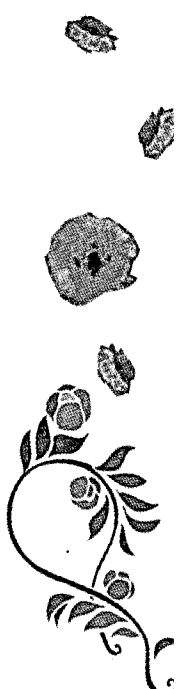
没有办法拒绝这样沙哑又纯净的声音，也没有办法凝视那双像来自外天空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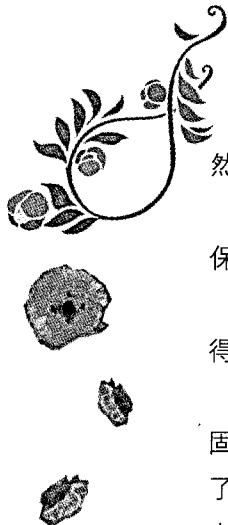
我有些慌乱地低下头，想要逃过他那单纯的凝视。

“对不起，你的血管太细了，可能会有一点疼，不过已经没事了。”我慌乱地把针管固定，平时已经熟练的动作，今天竟然微微地发抖。

“姐姐，你不记得我了吗？”他沙哑的声音从我的头顶上传来。

我抬起头来飞快地看他一眼，那双纯净得像水晶一样的眸子，依





然让我不敢对视。

“我……我们以前见过吗？你来这里治过病吗？”我尽量想让自己保持镇定，但是却撕了两次医用胶布都没有撕开。

“不是的，姐姐！”他突然有些激动，半坐起身子，“你难道不记得了吗？就在……”

“就在刚才，你在医院走廊上昏倒了。”我终于帮他把手上的针管固定，用不知道心疼还是责备的口气对他说，“你到底抽过多少次血了？你知不知道帮别人献血是非法的？那些吸血鬼们给你的钱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你难道为了这点钱，命都不要了？”

看着他肘窝里大大小小的针孔，我真是为这个孩子难过。是什么样的难关，可以把他逼到这个地步？

他听到我的责备，第一个反应是立刻伸手去摸他胸口处的上衣口袋。

“血证被我们主任医师拿走了，你的钱还在。”我看着他的动作，只感觉到一阵心酸。

他摸到那沓薄薄的钞票，似乎才放下心来。但那双澄澈的眸子里，却浮起一抹淡淡的雾气，把他的纯净和透明全都包裹了起来。

“以后不可以再来了，知道吗？”我虽然有些不忍心，但还是这样对他叮嘱道。

他眼中的光芒瞬间就熄灭下去，似乎有些失落地低下头来。

柔顺的细碎黑发，又遮住了他那张苍白俊秀的脸颊。似乎他的全身上下，只剩下这头闪着黑玉般光泽的黑发还是健康的。

“生活……很困难吗？”我看着低下头的他，几乎觉得自己在做什么残忍的事，“去找别的工作吧，不要再来卖血，你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再这样下去，会得很严重的病的。我这里还有一点钱，你拿去。”我从隔离衣口袋里，把早上刚刚拿到的加班费递给他。

“我不要！”他像被烫到一般，突然向病床的旁边一闪。

他的这个反应让我吃惊，看样子应该生活得很不好啊，连身上的衬衫都有些破旧了。虽然洗得很干净，但却完全不衬他这么年轻的年纪和这张俊美的脸庞。

“拿着吧，就当姐姐送给你的好吃的。”我想要把钱塞进他的手

里，“你的身体真的需要好好补充一下营养了，知道吗？”

“我不要……”他却用力地把我的钱推开，“我有钱，姐姐。我有……”他抬起头来看我，眸子里滚动着晶莹的泪光。

“没关系的。拿着吧。你去买点好吃的，好好补补吧。你已经失血过多了。我不想下一次在街上再看到你昏倒。听我的话，拿着它。”

我被他的表情弄得心头一阵酸楚，禁不住拉过他没有打针的那只手，郑重地把钱塞进他的掌心里。

他这一次没有办法挣开，只能被我握住手指，把那些钞票按进掌心。他咬住自己薄薄的嘴唇，又低下头。这一次，我看到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悄悄地挂在了他浓密而微微弯起的睫毛上。

我的心，突然就被这颗晶莹的泪珠揉碎成一团。

我并不想拿这些铜臭的钞票来侮辱他，但我却知道，对他来说，这些钞票也许正是可以挽救他生命的东西。

忽然很想抬手帮他抹去那颗晶莹的泪，可是手指刚刚抬起，我又不自觉地放下了。

他不是我的亲人，也不是我的弟弟。虽然他叫我一声“姐姐”，但却也没有亲密到可以帮他拭泪的地步。可是这张真正可以称得上“梨花带雨”似的美丽脸庞，却完全可以令看到他的每一个人，心里都跟着他滚过一阵阵酸痛。

“恩瑜！施恩瑜！”门外突然传来同班护士的叫声，“九号床林先生的药水滴完了！”

“我知道了，我马上来！”突然被打断了和他的独处，我有些慌张地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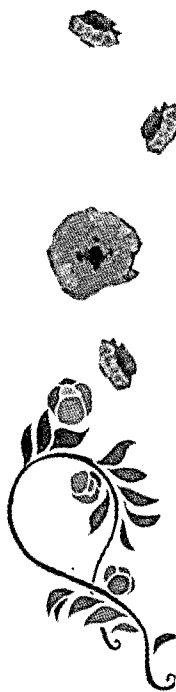
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你先在这里休息吧，等我帮那边的病人换完药就回来。没关系的，这间诊断室里不会有人来的，你躺下来好好休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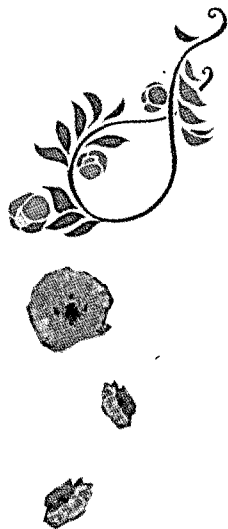
他低着头，没有看我一眼。

我有些失落地朝门口走去，却忍不住在开门的一瞬间转回头来看他。他纯净明亮的眸子也正凝视着我。

心突然又是重重地痛了一下。

我努力地朝他挤出一个微笑，拉开房门，慌乱地逃了出来。





Chapter2 花儿一样的美少年

换完九号床林先生的点滴药水，我跑去福利社买了两包牛奶和一些吃的，匆匆忙忙又跑回诊断室。那孩子是因为抽血过度而昏倒的，多吃点东西会有助于他恢复。

不过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真是个很粗心的护士。

我心里盘算着等会儿要怎么问问他，还有该怎么在不伤害他自尊心的情况下，把这些东西让他好好地吃下去。

我一边走一边推开诊断室的房门，兴冲冲地说：“我帮你买了一些……”

话还没有说完，我突然看到那张雪白的病床旁边只站着一个高大的罗亚霖。床单摊在床上，枕头上依稀还有一个人枕过的痕迹，只是那支本该扎在他手背上的针管，正孤零零地垂在床边，凉凉的葡萄糖糖水一滴接一滴地滴落在地板上。

他……

亚霖转过头来看着站在门边的我，手里还捏着一沓钞票：“你去哪里了？这是你的加班费吧？怎么放在病床上？”

“这是……”我走到亚霖身边，接过他手中的钱。

上面绑着一条窄窄的封条，条上还写着我的名字。

他竟然连钱也没有拿，就那样悄悄地离开了？

“他走了。”亚霖盯着我的脸颊，慢慢地说。

我竟然觉得心头微微地一痛，就像是看到他那双冰绿色的眸子时一样。

有种被人紧紧握住心脏的感觉。

“就知道他在这里待不久的。”亚霖似乎像是很了解他，“这些孩子总是害怕被别人抓到的吧。不过你也是的，现在正是上班时间，你怎么又跑去买东西吃？被护士长看到，又要告诉你们指导老师了。快把这些交给我吧。”

依然温暖笑着的亚霖，伸手把我怀里的那些零食都拿了过去。

他总是这样细心体贴地为我着想，我虽然是他手下的实习助理，却总是依靠着他的关照。

“对不起。”我轻声向他道歉。

“傻丫头。”他拿过纸袋，伸手拍了拍我的肩。

就像老朋友一样，就像疼爱妹妹的哥哥一样。

亚霖拿着我的零食去放进他的整理柜里，我却默默地站在床边，看着那张早已经空空荡荡的病床。

似乎那张和床单一样惨白的脸颊还埋在这抹雪白里，似乎那个高大却纤瘦的身躯，依然还躺在这张病床上。

你为什么要逃走呢？难道以为我会害你吗？难道以为我会叫那些人来抓你吗？亚霖总叫我傻丫头，那么你又岂不是一个傻孩子呢？

我摘下那瓶已经没有主人的点滴瓶，凉凉的葡萄糖水依然还在静静地流着。

一滴，两滴，三滴……

落在淡黄色的木质地板上，像是晕开一片湿湿的泪珠。

那个孩子无声无息地逃走了，一连几天，我的心情都非常低落。

不知道窗外的天空是不是也受了我的影响，虽然雨滴变得淅淅沥沥，但那份阴霾却像是压在每个人的心上，沉闷得让人无法喘息。

终于又在一天的忙碌中结束了工作，我一边摘下口罩和手套，一





边朝罗亚霖打着招呼：“罗医生，我已经帮那几个病人把药全都换好了，也把工作记录交给林护士了。”

正伏在办公桌上写病历的罗亚霖抬起头来：“已经交班了吗？”

“嗯。”我点点头。

他抬起头看到挂在墙上的时钟，漂亮的眸子有些吃惊地瞪大：“哦，已经这么晚了！我还以为刚刚四点，原来已经五点半了。”

我看着他很少露出的孩子般的表情，忍不住抿嘴微笑。

阴霾的天气，总会给人一种时间过得很快的感觉。仿佛一天还没有开始，黄昏就已经来临了。

亚霖放下手里的笔，似乎无意地问我：“要回学校吗？还是……我请你吃饭？”

我正在收拾的手突然停了一下，但还是抬起头来，朝他微笑了一下。

“不用了，我不回学校，但是今天和朋友约好了见面，所以……谢谢罗医生了。”

“和朋友有约了？”他抬起头看我，依旧是那张温润的脸孔，迷人的笑容没有任何改变。

我有时候很喜欢看亚霖笑，因为总感觉像春天的微风一样温暖。但有时候又不太喜欢，就像现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发自他内心的笑，还是他堆在表面上的微笑。这总会让我有点距离感，好像摸不透他的心里到底在想着什么。

“嗯。”我点头。

“那好吧。”他没有再坚持，只是回我一个温暖的微笑，“路上小心。有事情的话打电话给我，我保证随叫随到。”

他拿起笔做了一个电话的手势，惹得我心头微微一热。

他总是对我这么好，但我却没有办法回报他。甚至在医院里大大小小女医生、女护士的关注下，我只能离他更远一点。

“我知道了，谢谢罗医生。”我努力地对他微笑了一下。

他点头，温暖的笑容挂在他迷人的脸颊上。

但我却不敢再看，只能匆忙地拿了自己的东西，从诊断室里逃了出来。